

原 賄

章士釗

邇者議士受賂。濁亂選政。一切淺薄無行義者。固若就下走壙之莫能禦。即知名自好之士。輒快躊躇之既久。亦卒不自持。爲之屈焉。然按其所得。乃甚微渺。與者鄙悛。又未必得（聞議員領取五千元支票多生摺幅）。得矣。以今時風俗流宕。浮競日滋。中人儲爲歲資。不足一飽。豪縱者以充纏頭。作博注。則數夕而盡。而若而人者。一察其平日之所自見。類皆申釋是非。具有條理。侃侃言說。無所避就。事之不值爲也如彼。己之不當爲也如此。獨至今日。智乃大昏。不能自克。以至自賁。爲錐刀之末。悍然犯天下之清議而無所惜。其故何哉。

自賄選出。天下之罵議員者。無所不至。議員之行。如此卑劣。孰則謂其不當罵者。雖然。凡事有本有原。本原不清。徒罵無益。侯朝宗曰。奇士固斷斷乎出賄賂之外。真才亦未必不在人情之中。今之賄案。以國家立法機關爲犯罪人。詞連凡民俊秀。至數百輩。愚意有侯生所謂人情者伏焉。決非直覺所及之道德問題。所能詮釋。愚爲此言。非欲爲不肖之議員曲護也。以論事不本夫情。是徒爲意氣之爭。而無裨於國家大計。不以爲謬。請得而言。

愚發論之先。請讓一步言之。蓋今日之政治形勢。乃直系與反直系爭爲雄長。而直系於一二年。前。曾戰勝反直系。天下快之者也。民國以來。凡政客之動作。無不息息與軍人有關。每次有大戰爭。軍人

之參加者幾派。即無形中將所有政客釐爲幾派。而各以所聯軍人之勝敗。爲其喜怒哀感。此又公然之政祕。不必諱言者也。由是直系挾連勝之勢。擁十餘省之地。曾享有西南協助輿論呵護之力。安然坐大。則政客中之直接爲所卵翼。或依附末光。冀有所弋取者。寧得言無。此其人之不待有賄而舉曹錕。猶之極端反直派之非爲拒賄而不舉曹錕。灼灼明矣。夫直派之可贊成與否。曹錕之徒倒行逆施乃爾。而仍可贊成與否。本一脆薄之政問。至少可容討論。人之行爲卑鄙。而假託政見不同以圖掩蓋者。所在多有。吾人標榜形式政治。有時亦可許之。惟然。賄之在此等人。彼僅認爲隨緣所獲。而非蓄意取之。有乃愈佳。而非無之不可。愚之論域。暫不及此。此亦非樂爲彼輩遮護。以其不足被於邏輯之穆勒五術。而窮極議員受賄之淨因安在也。

愚所欲論。乃政治上並無不得已之故。而竟背理傷義。甘爲世敵。以區區數千元。自鬻其身。以及其子孫也（吾不忍言及子孫乃編建雷子嘉言）。欲知此也。有羣相之被於政治者數事。先不可忽。今爲議員者。大抵家無恆產。其爲議員。非以生活餘力。從事政治。如他立憲國之政客然。不過藉以噉飯。與昔之聽鼓。今之簡任職存記等耳（如彭漢道且觀簡任職存記比議員高一級竭力營幹僅乃得之）。是固以有撈爲第一義。守正爲國。乃其餘事。一也。昔賢謂無恆產而有恒心者。惟士爲能。此語在二十世紀之物質世界。全然無義。日用飲食。車馬衣服。子女教誨。以及窮乏得我。今日所需。迥非十年前所能夢見。求其豐儉適中。已非議員所得歲費所能給應。而所謂歲費。以政府不放款及其他變故。往往十不得二三。得食既難。義利之辨。有所未暇。二也。愚嘗謂國家設制以敗壞人才。莫如代議。夫吾國之有此制。纔十二年耳。而今

之八百人中。久承此職。迄未瓜代者。十居七八。初被選時。意氣未始不盛。以爲民國之成。基於彼手。經世大猷。似所素具。不意年復一年。而已之憑藉立法。所貢獻於天下者。自問實乃無有。而一生血氣最盛志行相求之時期。全荒耗於徵逐黨伐靡所事事之中。去日苦多。生機大澀。改絃擇業。杈枒莫就。因之途遠倒施之念。深植於人心中。不可爬梳。三也。尤有甚者。今世社會間所傳習之惡毒。淫邪賭博鴉片烟之類。議員之不全染或染其一二者蓋寡。生事既艱。額外所耗尤大。無所取辦。何以爲供。兩院數百人中。求如曹子建所謂。『懷文抱質。淡泊寡欲。有箕山之志。可謂彬彬君子。』此役未受何方一文者。以愚所見。惟丁佛言周大烈黃元操數人。以佛言論。彼其自奉之薄。律己之嚴。非他人所堪。若以佛言爲率。使人人與之合轍。可謂不遠時務。四也。民國政治。有一異象。則輿論善忘。人無忌憚。無論失足何許。逾時而抗顏言政自若。甚且民意推挽。唯恐弗及也。今之議員。爲一其名。分子某某。未必特爲人指目。是即明白受賄。藏身儉託。儘有可能。借曰不能。祇須沽價稍善。飽食幾時。一年半歲。更謀用世。抑又何妨。五也。今之攻議員者。非以賄乎。實則賄成之政。全國皆然。無論何人。概不能免。何也。凡超過於本能之所應得。以撐支儉世所不可少之門面。其不當以賄論之收入。乃甚少也。所異者亦手段有巧拙。程度有淺深耳。徵論以政客比之軍閥。罪祇在竊鈎者誅之列。即以政客自相銜校。亦儘多同罪異罰之傷。固無間於南北及附曹與否也。即此已足激成一般什匿克之心理。使之悍然不顧。六也。有此六端。於議員所以受賄之故。思之過半。其他細故。不必枚數。更概言之。約爲二點。一。晚近生活之無意味。有如機阱。鮮不陷入。一。清議制裁之無持久性。是非流傳。不足

譬人。吾人不於斯二者。有澈底更張之道。使人人自覺其有新生命在後。因曠然一洗從前之弊習。循途共趨。而徒執一事。懸爲厲禁。截去首尾。不明哀矜。一味蔽罪於當時之犯者。欲得而甘心焉。愚竊以爲末之末也。

然則爲之奈何。昔顧亭林爲生員論。語及關節。有曰。『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。而身家之情。先王之所不禁。故以今日之法。雖堯舜復生。能去在朝之四凶。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。然則如之何。請一切罷之。而別爲其制。』今愚於代議制亦云然。